

# 魂行道

Hun Xing

Dao

# 1 湖滨鬼舍

幻觉恐怖·系列 离◎作品

## 湖滨鬼舍

史上最恐怖校园悬疑故事

起点、新浪、天涯、猫扑、搜狐五大网站年度强推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# 湖滨鬼舍

离◎作品  
『幻觉恐怖』系列

广  
西人  
民大  
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魂行道①/ 离著. —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05.12

ISBN 7-219-05472-6

I. 魂... II. 离... III. 恐怖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28074 号

总 监 制 彭庆国

图书策划 吴 又 张 肆 叶 青

责任编辑 白竹林 杨 冰 郑 洁

封面设计 80 零·小贾

版式设计 舞文弄墨

## 魂 行 道 ①

HUN XING DAO I

---

作 者 离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
(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政编码: 530028)
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金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 670×960mm 1/16

字 数 208 千字

印 张 15

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219-05472-6/I·864

定 价 22.00 元

---



## 胆小鬼写恐怖故事

我其实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。自从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可怕的东西之后，我的脑子里就无时无刻不充斥着关于恐怖的幻想。所有的幻想中，也许关于恐怖的幻想是最不切实际，而又最能让我们相信的。比如我曾幻想过成为隐身人，还有许多其他的，它们要么真的具有可实现性，要么就连我自己也不相信。但当我想到背后可能正站着一个鬼的时候，总有一个声音肯定地、又小声地说：说不定真的是这样。

我的胆子太小了，以至于连恐怖片都很少看，恐怖小说也是。我看过的唯一一本恐怖小说，就是《聊斋》。而且现在觉得，《聊斋》其实不恐怖。但当我真正动手来写一部恐怖小说的时候，我一点也不感到为难。因为我自己就生活在恐惧当中。这本书里的很多细节，都是我曾经幻想过，或者有过亲身经历，或者将现实生活加以变形和延伸。我所要克服的，只是深更半夜独自坐在电脑前敲打键盘时，偶尔袭上心头的恐惧感。当然，进行创造性工作时的快乐或多或少抵消了它的一部分。我抽了很多的烟，不是为了写作，而是为了壮胆。除此以外，台灯一定会开到天亮。

究竟是什么在最初使我决心写一部恐怖小说呢？如果你看完了这本书，答案可能会让你感到意外：正是书中那个叫姜为的人物。可以说，整本书都是围绕着姜为建立起来的。他最初从我的脑中浮现出来，那时，我还没有想到要写一本恐怖小说。但在他出现的同时，我已经想到，这本小说将和梦有关。再然后，在他身边又陆续出现了其他的人物和场景。这个过程中，我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这些还并未形成的人物及场景，隐隐约约有些灰暗的，神秘的色调。于是最后，我决定将它变成一部恐怖小说。而此时，姜为却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，隐藏在故事中，接着悄无声息地消失了。

我衷心地爱着姜为。不是因为他是最初促成这本小说的重要因素，而是因为，他是我在这本小说里的秘密。我相信每个写作者在作品中都会隐藏一些秘密，一些不那么突出的，只等待有缘的读者来发现和感知的秘密。姜为从始至终都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，但发现这个秘密的人就会知道，他其实把握着贯穿整部小说的“梦”的关键。

而这个“关键”是什么，我感觉我还没有说完。实际上，关于这个故事，我觉得有太多的遗憾，有太多没法在同一个故事中说出的东西。在我写下这本小说的最后一个字时，就对自己说，我还要再写下去。但这个故事，它已经结束了。我知道还有很多东西，将在另一个故事里，或者是，另外许多个故事里。

但让我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在我动笔写第一个字的时候，其实就已经有种预感：写恐怖小说，不会真的发生些什么吧？当时，我只把这个念头当作无稽之谈，很快便打消掉了。后来我知道，产生这样的疑虑，并非是自己吓自己，而是从写下第一个字开始，我的眼睛已经变得不同，因而周围的世界也变得不同。对于任何一个写作者来说，这或许都是必要的。选其中一件来说吧。

有一天深夜，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。进了小区大门之后，一个穿高跟鞋的女人走在我前面。我习惯性地打量了她好一阵，直到确定她真的是一个人为止。她似乎也知道我跟在她后面。到了单元门口，才发现她居然和我住在同一个单元。于是我就站在她背后两米远的地方，看她开门。她这时像是突然感觉到什么，猛地回头看我，然后尖叫了一声，噔噔噔地迅速跑上楼去。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铁门已经在她背后关上了。很快，我浑身发凉，猜想她回头看我的时候，一定看到了什么。只好战战兢兢地拿出自己的钥匙，打开铁门。后来很多天我都在想，当时她究竟看到了什么呢？

所以，也许挺荒诞的——一个胆小鬼居然开始写起了恐怖小说！最不信的人就是我妈妈。但这其实又是最合理的：当你以恐惧的眼睛来看世界时，这个世界就是恐怖的。一个写恐怖小说的人，倘若他看到的世界仍然是安全的，充满阳光和希望的，那么，在他笔下能写出什么，岂不让人怀疑？一个胆小鬼，也许恰恰具备了写恐怖小说的基础素质。

但能不能写好，就不一定了。希望我这个胆小鬼，能多多少少吓住看到这本书的胆小鬼们——我会因此而感到幸福。

离 2005 年 10 月 19 日

# 目 录



楔子 / 001

## 上卷 阴阳窗

第 1 章 湖滨鬼舍 / 006

第 2 章 张韶涵海报事件 / 014

第 3 章 我死了 / 024

第 4 章 小心你收到的每一条短信 / 032

第 5 章 阴阳窗 / 042

第 6 章 防空洞惊魂 / 045

第 7 章 死亡的讯号 / 057

第 8 章 晶晶失踪 / 062

第 9 章 下一个是谁 / 066

第 10 章 重返防空洞 / 073

## 中卷 夜无常

第 11 章 夜半敲门声① / 082

第 12 章 夜半敲门声② / 089

contents



第 13 章 夜半敲门声③ / 093

第 14 章 一双布鞋 / 098

下卷 魂行道

第 15 章 魂行道 / 106

第 16 章 夜鬼 / 124

第 17 章 活死人公寓 / 132

第 18 章 神秘人 / 141

第 19 章 暗战 / 151

第 20 章 难以置信的真相 / 159

第 21 章 海报归来 / 168

第 22 章 谢谢你,马尔 / 176

第 23 章 与梦中人合影 / 189

第 24 章 双重迷团 / 197

第 25 章 潜意识 / 209

第 26 章 浮生 / 218

尾声 / 226



## 楔 子

渐渐袭来的睡意在那一瞬间猛然消失了。那细碎的声音中，好像隐藏着什么……我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，正在慢慢地向我靠近，注视着我……

斜对面的研究生楼瞬间黑了下来，午夜 12 点的天空仿佛本身就具备了某种不可知的压力，沉重地，令人窒息地浮在校园之上。这个时间，所有的人都应该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均匀地呼吸着，做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梦。又或者是半梦半醒之间。

然而我却被一种莫名的不安压抑着。每到深夜，只是睁着眼睛，等待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。昨天，今天，都是这样。失眠是如此地让人烦躁，而我究竟是为什么无法入睡呢？11 点……12 点，一定有时钟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悄然运转。室友们应该已经睡熟了。只有我像一个守灵的人，无论如何也不能安然地闭上眼睛，沉入到舒适而安全的黑暗中去。CD 在耳边反复播放着那首叫《浮云》的歌。我不知在想些什么。思绪，抑或是身体一直随着音乐的起伏，在空气中暗暗流动。



门吱呀地响了一声，凉风擦着门的边沿猛然来到枕边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。一阵更细微的声音从门的缝隙中传进来。

怎么，今天没有人记得关门吗？还是，谁把它打开了？渐渐袭来的睡意在那一瞬间猛然消失了。那细碎的声音中，好像隐藏着什么……我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慢慢地向我靠近，注视着我……

我支起身子，向门口看去。一切都是那么模糊，浑浊。原本能知道其形状的墙壁和门框在黑暗中显得尤为古怪。门，只打开了一条缝隙。在那条缝隙之间，一小团白色的影子浮在上面。是光线？门外晾晒的白色袜子？我揉了揉眼睛，更靠近了一些，终于看清了那是什么——

一只苍白的手。女人的手。

那手紧紧地扣着门边，苍白得令人毛骨悚然。不，准确地说是惨白。指甲深深地嵌在肉里，没有一点血色，一层被漂白过的皮肤紧绷在纤细的手骨上。

我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同时用力地张着嘴。我想喊：于思！晶晶！但喉咙里却偏偏像被各种丝状的、絮状的东西拉扯着，填充着，无论怎么用力，就是发不出一点声响。我的后背在出汗，手脚也在出汗。然而手脚又像是被紧紧地捆缚在床上，动弹不得。那只手仿佛感到了我的挣扎与恐慌，它缓缓地从门缝中伸了出来，四只尖利的手指慢慢舞动，向上，一下一下抓挠着空气。这个动作是我熟悉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感到了一种彻骨的凉意——她在向我招手，她在叫我，她要我去哪里呢……

一个声音非常缓慢地、反复地在说两个字——

救——我……救——我……救——我……

声音如此缓慢，仿佛是从遥远的黑暗地下幽幽地传来。我在我的身体里不断地退缩着。我努力不去看那只手。我开始绝望地痛恨自己不能动弹的手和脚。

就在这时，门突然被那只手推开！与此同时，门后的桌子陡然倒在地上！

砰！又是桌子倒地的声音。我睁开了眼睛，头发早已被汗水粘在额头两侧和脖子后面。我再次梦见了那个场景。那个梦，那个最近反反复复折磨着我的梦。



CD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不再运转。按下播放键也没有反应，大概是没电了。耳朵被耳机硌得生痛。我取下来，起身去上厕所。身体是酸痛的。让我在坐起来的时候并没有察觉到围绕在身边的那股冷风，直到我走到门前，看见那扇虚掩着的寝室门。

它被打开了。凉风从门外黑暗的走廊吹进来，一阵一阵抚在我的脸上，又浸透到皮肤里去。银白色的门把手似乎微微发亮，在那光滑的表面上，正有一滴一滴的水流淌下来……

我到底醒了，还是……仍旧……在梦中？



上卷

阴  
阳  
窗



## 第1章 湖滨鬼舍

她的手指弯曲成奇怪的形状，撑在地上，缓缓地，蜥蜴般地向我爬过来。黑色的长发随着水流诡异地舞动着，只露出一只眼睛。没有黑色的瞳仁，甚至感觉不到有眼皮的存在。只有巨大的惨白的眼珠死死地瞪着我。

学校在郊区的一座山上，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。因而校园里有很多古老的建筑物，也有不少新修建的，不论是老建筑还是新建筑大都十分美观。但我住的宿舍楼不具备以上特点。它是距离校门最远的那一座，破旧的水泥墙面正在日渐变黑，一楼的墙脚下长满了杂草，楼道昏暗潮湿，常年散发着奇怪的味道，走廊上挂满湿漉漉的衣服，滴下来的水顺着墙角流下来，即使是夏天，地面也从没干燥过。

它在这所大学里，就像是一个角落。加上又是距离校门最远的，就更像一个角落了。它唯一的好处就是，从窗户里可以直接看见东湖。

“东湖的水是黑的。”有一天，于思坐在窗前的椅子上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，把我吓了一跳。当时寝室里没有别人，只有我们两个。正是傍晚，于思已经静悄悄地坐在窗前很久了，我躺在床上，脑子里恍恍惚惚，不知道



在想些什么。两个人都没有话说。和于思独处，局面就会是这样的。谁想到她会突然冒出一句呢。

“大概是光线的原因吧。”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个噩梦，于是从床上坐起来，看着她。她的侧面此刻看起来有些呆滞，面无表情，但她的身体语言告诉我，她正想着什么很远的东西。

“白天时湖水也是黑的，你没注意到？”她的语气中似乎有点责备的意思。

我还真想不起来白天的东湖水是什么颜色。白天看到它，觉得和别的湖水没什么不同，因而也就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。只觉得，它好像很深。

“深度的原因吧？”我又说。

她叹了口气，“唉，算了，不跟你说这个了。”

我呵呵地笑了一下，然后起身去倒水喝。于思仍然坐在窗前，背影看上去甚至是很优美的。此时这个背影又是一动不动，长长的头发也静止地垂在脑后，就更像是一尊少女雕像。白瓷的少女雕像。

对于这尊雕像此刻脑子里在想些什么，我一点也不感到好奇。也许最初认识她的时候还会，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，她的神神秘秘、古里古怪，使她即使在加入有头有尾的讨论时，也时常会给人不着边际的感觉。

我喝完水，接着在床上躺下。这一整天，我累坏了，因为是周末，所以白天的任务就是陪晶晶和林子去逛街。回来以后，她们又说要去夜市上逛，我就指着脚上大大小小的几个水泡对她们说，你们看，实在没法动了。她们这才放过了我。

我躺在床上，打开CD。听着晶晶新买的张韶涵的专辑。“夜变漫长，到不了也回不去……”就这样恍恍惚惚，无知无觉，眼睛在慢慢地合拢，合成黑暗……然后陷进去……

突然有人推了我一下。我想可能是于思，就咕哝了一句：“干吗？”对方没有回答。接着，对方又推了我一下。我感觉到，门好像被打开了，又仿佛看见于思的身影在门口一闪，就不见了。

她是在叫我吗？我迷迷糊糊地坐起来，伸出脚去穿鞋，却一脚踩进

了水里。

我一下子清醒过来。

寝室的地面已经被水淹没了，水面还在不停地上涨着，眼看就要淹到床铺了。又黑又脏的积水下面，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。寝室的门大开着，能听见走廊里哗哗的水声。

我急忙把脚收回来，但是想了想，又伸了出去。我要到水房去看看，是不是爆管了，怎么没有人管。我用脚在水里探索着，但是怎么也找不到拖鞋，反而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。

水涨得越来越快，我只好放弃，挽起裤腿，光着脚，向门口走去。

我站在走廊上的时候，脑子里立刻想到一个词：死寂。死一般的寂静。走廊两旁晾满了衣服，在水面上投下黑色的晦暗不清的倒影，一团一团的，像水草一样。我去敲对面寝室的门，只能听见空洞的回声。可以肯定，这里一个人也没有了。

一个脸盆缓缓地从水房方向飘来。

走着走着，我的小腿突然蹭到了什么东西，似乎是一股暗流在水底猛然蹿过。不对，不是暗流，那种感觉就好像是……

有什么在水底游动。

不会是水蛇吧？我胆战心惊地想了一下，但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，二楼寝室里，怎么会有水蛇呢。可能是什么杂物被水流冲过去了而已。

我继续向前走。

但是很快，那种感觉又来了。这回是从后面，紧紧地贴着右腿蹭了过去。我一下子愣住了。

这一次，绝对不是沉在水底的杂物。它是从后面来的，也就是，逆着水流的方向……

水里绝对有东西。

我的心脏开始猛烈地跳动起来。我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着，不停地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没关系，水房就在眼前了，只要看看是什么原因，然后就可以快速跑回寝室，待在上铺，打个电话叫人来……



水已经涨到膝盖，向前移动变得愈发艰难……

突然，我的左脚被什么东西紧紧地缠住。我伸手去摸，好像是棉线一类的东西，但是比棉线要光滑一些。我摸索了好久，才终于将这一团东西从脚上解下，然后把它从水里捞起来，免得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再被它缠住。

这时我看见，自己手里抓着的是一把头发。黑色的，长长的头发。

一声尖叫从我的喉咙里迸出来。我急忙将它从我的手上甩掉，看着它很快没入漆黑的水里。冷汗在我的鼻子和额头上不断地冒出来，我站在原地，不敢再向前移动。两秒之后，我决定，回寝室拿手机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先叫人再说。

就在我转过身去的时候，水流再次起了变化。它的颜色变得越来越深，越来越黑，最后，居然变得像墨水一样。而我的小腿，一次又一次地擦到很多非常密集的毛茸茸的东西。

于是，我再次被缠住。我立刻想到刚才的头发。但是这回，我无论怎么用脚去踢，去挣扎，都无法移动。几乎是同时，我感到，这意味着头发的另一端，一定还连着什么……

我弯下腰，伸出手去。顺着缠在脚上的头发，我摸到了……

一颗人头。

身体顿时下意识地想从水里跳起来，但因为脚被缠住，反而重重跌倒在水里。我挣扎着想站起来，可被缠住的脚怎么也无法挣脱。我一边叫着，一边用另一只脚拼命地踩着那颗人头，想把头发弄断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黑影慢慢地在我面前向上浮起。那是一个头顶。它一点一点地浮出水面，露出苍白的额头。我尖叫着，用手撑住地面，准备后退，然而脚上的头发却越缠越紧，接着，一股极大的力量把我拉下了水。

我来到了水下，同时努力地睁开眼睛。那时，我看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。她的手指弯曲成奇怪的形状，撑在地上，缓缓地，蜥蜴般地向我爬过来。黑色的长发随着水流诡异地舞动着，只露出一只眼睛。没有黑色的瞳仁，甚至感觉不到有眼皮的存在。只有巨大的惨白的眼珠死死地瞪着我。当我惊恐地扭头去看缠在脚上的头发，便看见它的另一端，连着……

一具尸体。

然后，我看清了尸体的脸。

水下没有任何声音。不知是因为太安静，还是因为无法呼吸到空气，我感到窒息。心跳声却越来越大，直到最后如鼓锤敲打一般。耳膜涨得生疼，一切都让人无法忍受，只想立刻死去。而那张脸，那张脸！她为什么那么熟悉……

很黑，又很冷，听不见一点声音。我死了吗？

好像还没死。我感到自己正在急促地喘着气。闭着的眼睛又干又涩，眼皮还很沉重。我的手摸到了床单，后背好像在出汗……身上的感觉全回来了。

这么说，我还没死。

我努力睁开眼睛，从眼皮的缝隙之中，我看见了床板，顿时松了一口气。

还好，只是做了个噩梦。

我全身酸痛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转过去扭亮床头的台灯，打量着整个寝室。对面的两张床都空着，我在心里默念着，一张是晶晶的，一张是林子的。晶晶的床上摆着一个布偶，枕头旁边还放着一个抱枕。从这个角度看不见林子的床。门背后挂着几条毛巾，几个脸盆摆在架子上，一把扫帚和一把拖把竖在门边。

看着这些再熟悉不过的东西，我突然有点想哭。紧接着我发现，于思不见了。

窗户边的椅子是空的，窗帘大开着，外面漆黑一片。

我呆呆地看着天花板。看了好一会。刚才的梦又浮现出来。噩梦总是挥之不去。我只能努力不去想它。那不过是个梦，我对自己说。而于思，大概在我睡着的时候自己出去了吧。

现在是晚上 10 点多。我起来喝了点水，接着又躺下，但是不敢关灯，也睡不着。索性打开收音机，一边胡乱搜索着听，一边等她们回来。